

轻
阅
读
书
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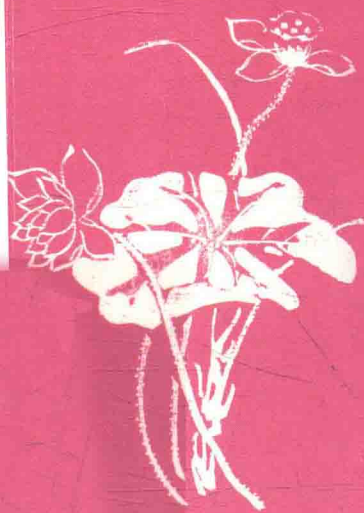
庭前的老桂树，满缀了金黄的星点，东篱的菊花，各着冷艳的秋装，挺立风前露下。宇宙间的一切，都随时序而变更了。

象牙戒指

卢隐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

轻阅读
书系

象牙戒指

庐隐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庐隐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象牙戒指 / 庐隐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15.6

(轻阅读)

ISBN 978-7-5470-3610-5

I. ①象… II. ①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8775 号

象牙戒指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邢和明 |
| 出 版 者 |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 |
| 地 址 |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 |
| 联系电话 | 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 |
| 经 销 |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5年6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成品尺寸 | 150mm×215mm |
| 印 张 | 12.5 |
| 字 数 | 130千字 |
| 书 号 | 978-7-5470-3610-5 |
| 定 价 | 25.00元 |
-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
常年法律顾问: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010-57262357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10-57262361

序 言

年少读书，老师总以“生而有涯，学而无涯”相勉励，意思是知识无限而人生有限，我们少年郎更得珍惜时光好好学习。后来读书多了，才知庄子的箴言还有后半句：“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”顿感一代宗师的见识毕竟非一般学究夫子可比。

一代美学家、教育家朱光潜老先生也曾说：“书是读不尽的，就读尽也是无用。”理由是“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，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”，可见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

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人感慨抽出时间来读书俨然成为一种奢侈。既然我们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宝贵，而且实际上也并非每本书都值得一读，那么如何从浩瀚的书海中挑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书，就成为一项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。于是，我们编纂了这套“轻阅读”书系，希望以一愚之得为广大书友们做一些粗浅的筛选工作。

本辑“轻阅读”主要甄选的是民国诸位大师、文豪的著

作，兼选了部分同一时期“西学东渐”引入国内的外国名著。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的作品作为我们这套书系的第一辑，原因几乎是不言而喻的——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时代，只有春秋战国等少数几个时代可以与之媲美，而且这个时代创造或引进的思想、文化、学术、文学至今对当代人还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当然，己所欲者，强施于人也是不好的，我们无意去做一个惹人生厌的、给人“填鸭”的酸腐夫子。虽然我们相信，这里的每一本书都能撼动您的心灵，启发您的思想，但我们更信任读者您的自主判断，这么一大套书系大可不必读尽。若是功力不够，勉强读尽只怕也难以调和、消化。崇敬慷慨激昂的闻一多的读者未必也欣赏郁达夫的颓废浪漫；听完《猛回头》《警世钟》等铿锵澎湃的革命号角，再来朗读《翡冷翠的一夜》等“吴侬软语”也不是一个味儿。

读书是一件惬意的事，强制约束大不如随心所欲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泡一杯清茶，拉一把藤椅，在家中阳光最充足的所在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聆听过往大师们穿越时空的凌云舒语，岂不快哉？

周志云

目 录

一.....	1
二.....	14
三.....	22
四.....	31
五.....	39
六.....	50
七.....	58
八.....	69
九.....	78
十.....	87
十一.....	96
十二.....	104
十三.....	114
十四.....	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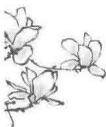
十五.....	133
十六.....	147
十七.....	157
十八.....	169
十九.....	182
二十.....	190

盛夏里的天气，烈火般的阳光，扫尽清晨晶莹的露珠，统御着宇宙，一直到黄昏后，这是怎样沉重闷人的时光啊！人们在这种的压迫下，懒洋洋的像是失去了活跃的生命力，尤其午后那更是可怕的蒸闷；马路上躺着的小石块，发出孜孜的响声，和炙人脚心的灼热。

在这个时候，那所小园子里垂了头的蝴蝶兰，和带着醺醉的红色的小玫瑰；都为了那吓人的光和热，露出倦怠的姿态来，只有那些深藏叶蔓中的金银藤，却开得十分茂盛。当一阵夏天的闷风，从那里穿过时，便把那些浓厚的药香，吹进对着园子开着的门里来。

那是一间颇幽静的书斋，因为天热，暂时在南窗下摆了一张湘妃竹的凉榻，每天午饭后，我必在那里休息一个时辰。这一天我才从浴室里出来，将凉榻上的竹夫人摆好，正预备要睡。忽见门房的老杨进来说，外面有一位女士要会我，我连忙脱下浴衣，换了一件白色的长衫，外面的人影已渐渐近





了，只听那位来客叫道：“露沙在家吗？”这是很熟悉的口腔，我猜是素文，仰头望窗外一张，果然是她。那非常矮小的身段，正从茶藤架下穿过来，不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因为要详细知道新近死去的朋友沁珠的往事，而她一向都很清楚她，所以我邀她今天来把这段很富有浪漫情趣的故事告诉我。

我们是很不拘泥什么的朋友，她一来就看上了我的凉榻，一倒身便睡在上面，同时还叫道：“这天气够多热呀，快些给我一杯冰镇汽水——如果有冰结林，那就更好了！”我叫张妈从冰箱里拿出两瓶汽水，冰结林却不曾预备，不过我家离宾来香很近，吩咐老杨打了个电话，叫他送来一桶柠檬的，这种安排使得素文格外起劲，她躺在竹榻上微笑着说：“这是一种很好的设备，为了那一段惊人的故事，而且也是很合宜的。”

我们把绿色的窗幔垂了下来，使得屋内的光线，变成非常黯淡，同时喝着冰汽水。在一切都觉得适意了，素文从衣襟里的小袋子内取出一个小小的白色象牙戒指，她一面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别看这件不值什么的小玩具，然而它却曾监禁了一个人的灵魂。”

我看了这个戒指，忽然一个记忆冲上我的脑海，我惊疑地问道：“素文，我记得沁珠临死的时候，手上还戴着一只戒指，和这个是一色一样的，当时给她穿衣服的人曾经说：她要把这只戒指带到棺材里去，……但是结果怎么样？我因为有事没等她下棺，就先走了，……难道现在的这只戒指，也就是她手上戴的那只吗？”

素文摇头道：“不是那一只，不过它们的来处却是相同

的。”我觉得这件事真有些浪漫味道，非常想知道前后的因果，便急急追问素文道：“这是哪一位送给沁珠的，怎么你也有一只呢？”

“别焦急，”她说：“我先简单的告诉你，那戒指本来是一对，是她的一个朋友从香港替她寄来的，当时她觉得这只是很有趣的一件玩物，因此便送了我一只，但是以后发生了突然的事变，她那只戒指便立刻改了本来的性质变成富有意义的一个纪念品……”

“这真是富有趣味的一段事实，请你把详细的情节仔细告诉我吧！”

“当然，我不是要告诉你，我今天就不必来了；并且我还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写下来，不用什么雕饰，她的一生天然是一首悲艳的诗歌。这是一种完美的文艺，——本来我自己想写，不过你知道，最近我的生活太复杂，整天东跑西颠的，简直就没有拿笔的工夫。再者三四天以后，我还想回南边家里看看……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你就把她的历史从头到尾仔细说给我，当然我要尽我的力量把她写下来。”

于是她开始说了，下面便是她的叙述，我没有加多少删改——的确，素文很善于辞令，而沁珠的这一段过去，真也称得起是一首悲艳的诗歌。

在那年暑假后，学校刚刚开学的一天下午，我从寝室里走了出来，看见新旧同学来了不少，觉得很新鲜有趣味，我便同两个同学。名叫杨秀贞和张淑芳的，三个人一同坐在屏风门后过道上的椅子上，来来往往的，都是些年轻活泼的同





学；有的手里拿着墨水瓶，腋下夹着洋纸本子到课堂去的。有的抱着一大堆音乐谱子，向操场那面音乐教室去的。还有几个捧着足球，拿着球拍子，到运动场去的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屏门外来了一个面生的新学生，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麻纱短衫，腰间系了一条元色的绸裙，足上白鞋白袜，态度飘洒，丰神秀丽，但是她似乎有些竭力镇静的不自然的表情。她跟着看门的老头徐升急急地往里走，经过我们面前时，她似乎对我们看了一眼，但是我们是三对眼睛将她瞪视着，她立刻现出非常窘迫的神气，并且非常快的掉转身子，向前去了。

“嘿！你们猜刚走过去的那个新学生，是哪一科的？咱们跟着瞧瞧去吧！”秀贞说着就站了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”淑芳也很同意地叫着，当然我也没有反对的理由，于是我们便追着她到了学监办公处，我们如同把守门户的将军，向门两边一站；那位高身材略有几个麻点的学监，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但是她早已明白这些年轻人的好奇心，所以她并不问我们什么，只向那个新学生一看，然后问道：

“你是来报到的吗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叫张沁珠。”

“进哪一科的？”

“体育科。”

“你今天就搬进来吗？……行李放在哪里？”

“是，我想今天就搬进来，行李先放在号房。”

“你到这边来，把这张单子填起来！”

那个张沁珠应了一声，便向办公桌走去，于是那位学监先生便回过身来，对我们含笑道：“你们来，别在那里白站着

看热闹，……张淑芳，你是住在二十五号不是？我记得你们房里有一个空位子？”

“不错，是有一个，那是国文科程煌的位子，她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南去了。”

“那么就叫张沁珠补这个空位子，你们替我带她去，好好地照应她，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，你们告诉她——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了。”学监说完，又转身对张沁珠道：

“你跟她们去吧！”张沁珠答应着退出来，跟着我们上了楼梯，没有走多远，就到了二十五号房的门口。张淑芳把门推开，让沁珠进去。沁珠看见这屋子是长方形的，两旁整整齐齐摆了四张木床，靠窗户右边那一架空着；其余那三架都铺着一色的白被单，上面放着洋式的大枕头。有的上面绣着英文字，有的是十字布挑成的玫瑰花。

“请坐吧，张姊姊！”淑芳向沁珠招呼，同时又向我说道：“素文，请你下去叫老王到门房把张姊姊的行李送到这里来。”

我便邀着秀贞一同去，我们两人一同走，一面谈话，秀贞说：“素文，你觉得张沁珠怎样？”

我说：“长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漂亮，只是她那一对似蹙非蹙的眉毛和一对好像老含着泪水的眼睛，怪招人喜欢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了！我也是这样说，不过我更爱她的风度，真是有一股俏皮劲。”

我们谈着已来到号房，老王正在那里闭着眼睛打盹呢！我们大声一嚷，把他吓得跳了起来，揉着眼睛问道：“你们找





哪一位？”

秀贞和我都不禁笑道：“你还在做梦吧；我们找谁！——就是找你！”

老王这时已经认出我们来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杨小姐和王小姐呵。”

“对了，你把新来张沁珠小姐的行李，扛到楼上二十五号去，快点！”我们交代完，就先跑回来了。不久老王就扛着行李进来了，他累得发喘，沿着褐黑色的两颊流了两道汗水，他将行李放在地上，并将铺盖卷的绳子打开，站起来道：“小姐们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事了，你去吧！”秀贞性急地叫着。淑芳含笑点头道：

“你怎么还是这个脾气，”同时叫道，“老王慢着，你把这蚊帐给挂上。”老王爬上床去挂帐子。只见秀贞把鼻子向上耸了耸，两个深黑而活泼的眼球向四围一扫，憨态十分，惹得我们都大笑起来。沁珠走过去握着她的手道：“你真有意思！”淑芳接言道：“张姐姐，你不知道她是我们一级里的有名的小皮猴。”

“别瞎说了！”秀贞叫道，“张姐姐，你不用听淑芳姊的话，她是我们级里出名贤惠的薛宝钗。”

沁珠笑道：“你们竟玩起这一套来，那么谁是林黛玉呢？”

淑芳和秀贞都指着我笑道：“这不是呢？”我自然给她们一个滑稽的鬼脸看。大家笑着，已把沁珠的东西整理好。于是我们就一同下楼去参观全校的布置，我们先绕着走廊走了一周，那一排的屋子，全是学生自修室和寝室，没有什么看

头，出了走廊的小门，便是一块广阔的空场，那里设备着浪木，秋千，篮球架子和种种的运动器具。在广场的对面就是一间雄伟庄严的大礼堂，四面都装着玻璃窗，由窗子外可以看见里面一排排的椅子和庄严的讲台。再看四面的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哲士的肖像，正中那面悬着一块白底金字的大匾额，写的是“忠信笃敬”四个隶字，这是本校的校训。穿过礼堂的廊子，另外有一个月亮门，那是通校园的路，里面砌着三角形的，梅花式的，半月形的种种花池，种着各式的花草，围着校园有一道很宽的走廊，漆着碧绿的颜色，非常清雅。我们在校园玩了很久，才去看讲堂，——那位置是在操场的前面，一座新盖的大楼房，上下共分十二个讲堂。我们先到体育科去，后来又回到国文科去。它们的形式大约相同。没有什么意思，我们没有多耽搁，就离开这里。越过一个空院子，看见一个八角形的门，沿着门攀了碧绿的爬墙虎，我们走进去，只见里面另有一种幽雅清静的趣味。不但花草长得格外茂盛，还有几十根珍奇的翠竹，原来这是学校特设的病人疗养院。在竹子后面有五间洁净的病房，还有一位神气很和蔼的女看护，沁珠最喜欢这个地方。离竹屏不远有一座茶架，这时，花已开残，只有绿森森的叶子，偶尔还缀着一两朵残花，在花架旁边，放着一张椅子，我们就在这里坐了很久。自然，那时我们比现在更天真。我们谈到鬼，谈到神仙，有时也谈到爱情小说。不过我们都太没有经验，无论谈到哪一种问题，都好像云彩走过天空，永远不留什么痕迹，等到我们听见吃饭的钟声响了，才离开这里到饭厅去，那是一间极大的厅堂，在寝室后面。里面摆了五十张八仙桌，每桌八个





人，我们四个人找了靠窗边的桌子坐下，等了一会，又来了四个不很熟识的同学。我们沉默着把饭吃完，便各自分散了。

晚上自修的时间，我去看沁珠，她正在低头默想，桌上放着两封信，一封是寄到她家里去的。还有一封写着：“西安公寓五号伍念秋先生。”

我走进去时，她似乎没有想到，抬头见了我时，她“呵！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是你呀！我还以为是学监先生呢！”

我便问她：“为什么不高兴？”她听了这话，眼圈有点发红，简直要哭了，我便拉她出来说：“今晚还没有正式上自修课。我们出去走走，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她点点头，把信放在抽屉里，便同我出来了；那夜月色很好，天气又不惊不热。我们便信步走到疗养院的小花园里去，景致更比白天好了；清皎的月光，把翠竹的影子照在墙上，那竹影随着夜风轻轻地摆动，使人疑画疑真；至于那些疏疏密密的花草，也依样的被月光映出活泼鲜明的影子，在那园子的地上。

我们坐在白天坐过的那张长椅子上，沁珠像是很不快活，她默默地望着多星点的苍空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我也不由得心里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惆怅，后来忽听沁珠低吟道：“东望故园路茫茫！”

“沁珠，你大约是害了思乡病吧？”我禁不住这样问她。她点点头并不回答什么，但是晶莹的泪点从她眼角滚落到衣襟上了。我连忙握住她的手安慰道：“沁珠，你不要想家，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别离，三四月后就放年假，到那时候你便

可以回家快活去了。”

沁珠叹息道：“我不知道我的情形——我并不是离不开家，不过你知道我的父亲太老了，……在我将要离开他的头一天，我们全聚在我母亲房里谈话，他用悲凉的眼睛望着我叹息道：‘我年纪老了，脱下今天的鞋，不知明天还穿得上不？’的确，我父亲是老了。他已经七十岁，头发全落净，胸前一部二尺长的胡须，完全白了，白得像银子般。我每逢看见他，心里就不免发紧，我知道这可怕的一天，不会很久就必定要来的。但是素文，你应得知道，他是我们家里唯一的光明，倘使有一天这个光明失掉了，我们的家庭便要被黑暗愁苦所包围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稍微停了一停，我便接着问道：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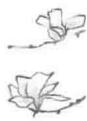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还有母亲，哥哥，嫂嫂，侄女儿。”

“哥哥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今年三十二岁。”

“那不是已经可以代替你父亲来担负家庭的责任吗？”

“唉！事实不是那样简单。你猜我母亲今年多大年纪？……我想你一定料不到她今年才四十八岁吧！我父亲比她足足大了二十二岁，这不是相差得太多吗！不过我母亲是续弦，我的嫡母前二十年患肺病死了，她留下了我的哥哥。你知道，世界上难做的就是继母。虽然我母亲待他也和我一样，但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必然的隔阂，是很难打破的。所以家庭间时常有不可说的暗愁笼罩着。至于嫂嫂呢，关系又更差着一层，所以平常对于我母亲的关切也只是面子事。有时也有些小冲突，不免使我母亲伤心。不过有父亲周旋其间，





同时又有我在身旁，给她些安慰，总算还过得很好，现在呢，我是离她这样远，父亲又是那样大的年纪，真像是将要焚尽的绿蜡……”

沁珠的声音有些哽咽了。她面色惨白，映着那清冷的月光，仿佛一朵经雨的惨白梨花，我由不得将手放在她的肩上，虽然我个子年龄都还比她小，可是我竟像姊姊般抚慰着她。沉默了很久，她又接着说道：

“当时我听了父亲所说的话，同时又想到家里的情形，我便决意打消到北京来求学的念头，”我说：

“父亲！让我在家伴着你吧；北京我不愿意去了。”父亲听了我的话，虽然他的嘴唇不住地掣动；但他到底镇定了一时的悲戚。他含着慈悲的笑容说道：“唉！珠儿你不要灰心！古人说过：‘先意承志，才是大孝。’我一生辛苦读了些书，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大功名，然也就不容易。现在我老了，很盼望后代子孙中能有能继我的遗志的。你哥哥呢，他比你大，又是个男孩，当然我应当厚望他。不过他天生对于学问无缘。而你虽然是个女孩，难得你自小喜欢读书。而且对于文学也很有兴趣，所以我便决心好好地栽培你。去年你中学毕业时，我就想着叫你到北京去升学。而你母亲觉得你太年轻不放心，也就没有提起。现在难得你自己有这个志愿，你想我多么高兴！……至于我虽然老了，但精神还很健旺，一时不会有什么变故的，你可以放心前去。只要你努力用功，我就喜欢了。”

父亲说了这些话，我也没话可答。只有心下感激老人家对我的仁慈。不过我却掩不住我悲酸的眼泪。父亲似乎不忍心看我，他老人家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看天色，太阳离下